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胡风回忆录

胡 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胡风回忆录

胡 风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风回忆录 / 胡风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中国文库)

ISBN 7-02-005103-0

I. 胡… II. 胡… III. 胡风(1902~1985)—回忆录
IV. K8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611 号

责任编辑: 郭 娟

整体设计: 翁 涌

责任印制: 董文权 李 博

胡风回忆录

Hu Feng Huiyi Lu

胡 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18 千字 印数: 1-4500

ISBN 7-02-005103-0

定价: 23.00 元



作者像

“中国文库”出版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这些著作和译著，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即：(1)哲学社会科学类(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2)史学类(通史及专史)；(3)文学类(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4)艺术类(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5)科学技术类(科技史、科技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等)；(6)综合·普及类(教育、大众文化、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7)汉译学术名著类(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8)汉译文学名著类(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计划出版1000种，自2004年起出版，每年出版1至2辑，每辑约100种。

“中国文库”所收书籍，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版式有所调整，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一套文库，千种书籍，庄谐雅俗有异，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况且，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读者在摄取知识、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

“中国文库”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共襄盛举。书目由“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审定，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领导同志担任顾问，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高质量地进行下去。

“中国文库”，顾名思义，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

“中国文库”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库”第二辑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李东生
李从军 宋木文 徐惟诚

主 任：杨牧之

副主任：聂震宁

委 员

(按姓名笔画为序)

丁一平 丁亚平 艾 东 龙 杰 卢锡铭 田胜立
吕建华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玉 刘国辉 杨德炎
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张伟民 张树相
汪继祥 宋一夫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贺圣遂
贺耀敏 黄书元 敬 谱 焦国瑛 赖德胜

“中国文库”第二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聂震宁

副主任：刘国辉 宋焕起

成 员：(按姓名笔画为序)

于殿利 刘晓东 孙延凤 李 岩 李师东

李济平 陈有和 汪家明 程大利 管士光

出版编务组：

陈鹏鸣 仵永成 杨 静 蔡增裕 李红强

孙 牧 乔先彪

目 录

一 东京时期 1

偶遇来德君——结识日本作家——郭沫若从千叶来——左联东京支部——与上海左翼文艺界人士接触：冯雪峰、丁玲、周扬——远东反战会议——我们被捕了

二 在上海

上篇 左联任职期间 18

与鲁迅先生见面——周扬通知我做宣传部长——我对茅盾的看法——宣传部机构组成及成员介绍——关于《可爱的中国》——找个吃饭的职业：《时事类编》——冯雪峰常来谈话——《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穆木天被捕之后——与田汉的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辞去左联职务

下篇 左联离职前后 33

补叙一件事——《林语堂论》——评介几位作家：禾金、欧阳山、艾芜等——《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回忆》——译介台湾进步作家

作品——《动向》上的两次论争——评介几位新人：耶林、田间、端木蕻良等——认识了“二萧”——《木屑文丛》——《海燕》始末——《半夏小集》之五与曹聚仁——我和《作家》及孟十还——参加长征的冯雪峰回来了——“两个口号”论争——鲁迅与党的负责人的一次谈话——“左联”解散了——鲁迅逝世了——《七月》创刊

三 在武汉

上篇 78

见到董老和周副主席——与国民党打交道——阐述鲁迅思想——筹备《七月》正式出版——木刻展览会——编辑《星期文艺》——茅盾来了——鹿地夫妇——国民党对敌宣传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下篇 94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姚蓬子与《抗战文艺》——周作人附敌消息传来——《七月》新作者：阿垅等——第一次公开发表《毛泽东论鲁迅》——我与出版家俞鸿模——撤离武汉

四 重庆前期

上篇 116

逃难生活——读书、读书——张静庐老板——大侄张恩——艰难旅程中

下篇 142

找到老舍——在复旦教书——《七月》复刊困难重重——欧阳山与草明——周副主席约见我——周扬带口信来——抗战慰劳团——吴奚如的恋爱——丁玲的一包稿件——在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会上——鲁藜的《延河散歌》——陶行知与育才学校——邻居马宗融、吕振羽——阿垅的《南京》——发现了路翎——高长虹来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编辑《民族形式讨论集》——吕荧《人的花朵》——去延安？去香港？——嘱托聂绀弩编《七月》

五 奔赴香港 231

一路颠簸——访何家槐——孙钿来接——廖承志、夏衍来——送走 M 母子——与我有关的几家进步报刊——我去看望萧红——对夏衍的意见——香港工作总结

六 在东江，在桂林 261

住满文化人的山寨——《死人复活的时候》——杨刚向我约稿——李亚群同志——熊子民像长兄——老聂与彭燕郊——骆宾基谈萧红——“保障作家权益会议”——南天出版社——与熊佛西的交往——记邵荃麟——M 的童话诗——田汉约我看演出——乡下的祭神节

七 再返重庆

上篇 295

遵义访老同学朱企霞——看朋友与“拜客”——潘公展的回访——《七月》的老友新朋——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荆有麟谈到鲁迅——蒋介石的个别接见——雪峰已到此

下篇 309

陶希圣其人——池田幸子的身世——《讲话》传到重庆——为鲁迅著作讨版税——看望卢鸿基——郭沫若的学术讲演——向林冰去三台——歌乐山见许寿裳——《财主的儿女们》——绿原来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与《约瑟夫的外套》——秦德君来信——捍卫鲁迅——骆剑冰的主意——舒芜《论主观》引起风波——《希望》大受欢迎——日本投降了——毛主席来重庆——老舍、曹禺赴美讲学——周公馆的饯行晚宴

八 重返上海

上篇 359

看望许广平——俞老板的遭遇——贾植芳夫妇——二三故人——文化投资公司与《希望》——谒鲁迅墓——杨潮追悼会——看望内山——办事处、文协都来上海了——闻一多被刺——周扬来访——姚蓬子要印《鲁迅全集》——美国书商——纪念鲁迅——周

颖出狱——《七月文丛》

下篇 387

郭家的新年聚会——普希金逝世一百一
十周年——营救骆宾基——几个华侨青
年——五四文艺节——关于《云雀》——雕塑
家刘开渠——贾植芳夫妇被捕——修整鲁迅
墓地——电影《松花江上》——出书之难——
香港在发动批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
》——内山书店的王宝良——蒋家王朝覆
灭前夕

附录 我的小传 425

编写后记 梅 志 431

一 东京时期

我是1929年9月和同学朱企霞一起去东京的。上船后遇见了秦德君，她是我在南京上中学时的教员穆济波的夫人，当时见过。1927年大革命时在武昌，我在他们夫妇租住的房子里借住过，1927年底到1928年初又同在南昌。在船上见到后，知道她已离开了穆，这时和茅盾在京都同居。她这次回国是为茅盾讨版税，看朋友。她告诉我，茅盾看了我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三年》，觉得很好，她就向茅盾介绍了我的情况。船到长崎暂停时，茅盾从京都坐火车赶来上船接她。他们坐在甲板上谈话，我上甲板时遇见了，只是彼此望见点了点头，我没有上前去，也就没有谈话。好像是茅盾把她接上岸坐火车回京都去了。

我到了东京，小时同乡同学方翰（何定华）来车站接我到她寄宿的日本人家里。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就和朱企霞在本乡区租了一个姓前田的小职员楼上同住，马上到神田区东亚日语学校学日语。当时日本普罗文化运动正在蓬勃开展，不久，我就读起普罗文学的刊物来了。作品当然读不懂，但对那里面短小的工农通信（从工厂来，从农村来）感到很大的吸引力。那里写的无论是日常生活或基层斗争，都有真情实感，吸引了我。在国内读到的创造社的作品，几乎都是大而空的“意识形态”的表演，没有普通人民的感情；茅盾的作品有具体描写，但那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一点刺激性的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

实感的生活。这些通信的吸引力帮助了我学习日语，认识劳动人民。

东亚日语学校第一期是三个月，学完了就到本乡区一个名奥平定世的人和他的一个朋友办的补习学校进日语补习班。这个学校还有为日本人办的“支那语补习班”。和奥平认识了以后，他拉我为那个班教汉语。我就用工农通信作教材，帮助学生译成汉语，这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起了沟通感情的作用。奥平中国话说得不错，能读鲁迅的小说。这时他在横浜一个私立商业专门学校每周教两小时的汉语；他没有时间去，就让给了我。我也是用工农通信作教材，学校不过问。很可能，那个学校是日共设的一个据点。交谊继续了一年左右，以后没有时间再到他那里去了，回国后更没有再想到他。这两年，他开始给我写信联系。

在支那语班学习的，有一个帝大的学生，叫武安铁男。当是教材解除了他的顾虑，认识后请我到他的宿舍去玩。他给我看了日共党刊《党建设者》。我手边有华岗著的三卷本《中国大革命史》，就送给他看，并提议帮他译出来，他很高兴地同意了。除了借此他学中文我学日文外，还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居然把这本厚书译完了。后来由我交给藤枝丈夫找地方出版，他却诡称被警察抄家时没收去了。现在如能找到原稿出版，那对日本革命运动还是有用的。

这时，得到了友人熊子民等在上海办的心弦书店(后改名昆仑书店)的通知，希望我翻译有日文译本的一本苏联小说。那是红色的幻想作品。内容是写美国革命工人派出一个工作队到苏联去，帮助苏联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破坏苏联革命的间谍活动。内容变化多端，人物能够在墙壁内穿进穿出。方翰认识一个叫做高津正道的日本人，他的夫人叫葵子，在二、三流的妇

女刊物上写点小文章。方翰介绍我从她学日文。我把那本小说当作课本，先自己读，读不懂的地方去问她，她给我解释，学完了以后就译了出来。原名叫《在彼得格勒的美国鬼子》，我简称为《洋鬼》，由昆仑书店出版了。译文当然不好，但读了它的熟人很感兴趣。

（这是假托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但据传说是几个苏联作家合写的，又说是布哈林写的，还有的说是斯大林写的。友人们看了感兴趣，不过是被那离奇的革命情节满足了对革命的向往和好奇心罢了。苏联还拍了电影，观众很欢迎；我的译本就是从电影片取来的几个画面作封面的。后来苏联解散“拉普”，组成作家协会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赤色的浪漫主义”的口号。提出赤色浪漫主义恐怕就是根据这篇小说和电影以及这一类作品的经验。但这种艺术效果对读者和观众只是一种兴奋剂，那还会导致读者和观众不愿正视历史实际以至脱离现实生活的严重副作用，和主观公式主义殊途同归的。所以，经过一两年的筹备，到作家协会成立时，就放弃了“赤色浪漫主义”这个补充口号，在会章上专提“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了。如后来的理论所说明的，文艺里面是一定有浪漫主义的，但浪漫主义是只能从现实主义产生，包含在现实主义里面的。这是批判地从人类文艺实践经验提升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

这本书的日译者是大竹博吉（笔名广尾猛）。因为译本中有些××和不懂的地方，就写信问他，他高兴地约去见了面，以后保持了一些时的交友关系。大竹是所谓“俄国通”，到苏联去过，回来后办了通讯社，并出版了《洋鬼》。后两年办了一个相当大的左翼书店纳乌卡社（科学社），销售苏联书报并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苏联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著作，还出版了日本

普罗作家同盟的刊物《普罗文学》。作为左倾文化人，影响不小。中国抗战初，报载他被捕，在警察署自杀了。据我在两个警察署呆过的情况，被拘留者是不可能自杀的。很可能和小林一样，是被严刑逼供致死的。^①

当时，高尔基的长篇《四十年》第一部的日译本出版了，昆仑又提议我翻译。我写信给日译者大宅壮一，问他是不是有英译。大宅很快回了信，说愿意替我找英译本，并约我到他家去。他和日本普罗作家同盟委员长江口涣家相邻。我去他家后，他把我引到江口涣家去叙谈。他们很关心中国革命和左翼文学情况。《四十年》太大了，我不敢译，但因此却和江口涣等作家发生了友谊关系。江口涣，我去日本之前就读过鲁迅译的他的短篇小说《峡谷之夜》，人很朴实厚道。

一次，在他家里遇见了秋田雨雀。秋田是名作家，我不知他写了什么作品，只晓得他精通世界语，地位高，有世界文化人之称。谈话时他静坐着，常常闭上眼睛。1933年我回国后，那一年是他的六十岁生日，我写了《秋田雨雀印象记》，发表在当时刚创刊的《文学》上。

另一次，江口在他家召开了一次谈话会，要我介绍中国文学运动情况。出席的，除他和大宅壮一外，有声望极高的《蟹工船》的作者，普罗文联的负责人小林多喜二，和以“支那通”自命的藤枝丈夫等。谈话中，藤枝丈夫极力捧钱杏邨而抹杀鲁迅；我驳斥了他。这引起了在座者，尤其是小林多喜二的热切的共鸣。后来江口告诉我，藤枝是满洲浪人，抽鸦片（他老婆是医生，所以买得到）。散会后，小林和我一道出来，态度很恳

① 本文发表后，一读者来信指出，大竹博吉当时并没死，后来还访问过新中国。——编者